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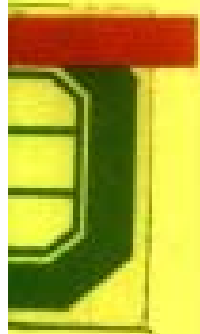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docsriver.com
商家本本店

为平等而密谋

下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2 023 0641 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下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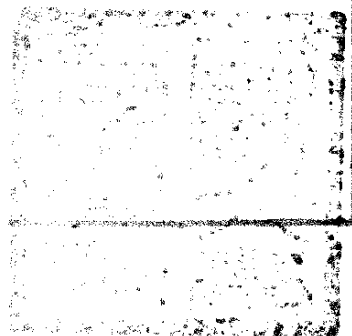
[法] 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端木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9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为平等而密谋

——又称巴贝夫密谋

下 卷

〔法〕菲·邦纳罗蒂 著

陈叔平 端木美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489-6/D·28

1989年12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9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98 千

印数 2,600 册

印张 9³/₈。插页 4

定价: 4.50 元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86年先后分四辑印行了名著二百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7年2月

目 录

审 判	1
入 狱	1
德鲁埃得以使刀下留人	1
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	2
政府的顽固不化	6
违背宪法	7
起诉	7
越 狱	8
犯人 被 转 押 到 旺 多 姆	8
抗 议	9
异 议	10
巴贝夫大义凛然的供词	10
被告们的坚定态度	13
改变辩护方式	13
安东尼尔	14
法庭辩论开始	15
达尔蒂	16
公诉人的反革命情绪	18
给辩护设置障碍	19

被告们为革命辩护	20
叛徒	21
他是证人	21
骚动	22
叛徒的证词	24
巴贝夫为牧月起义辩护	25
仗义执言的两位证人	26
辩护	27
策谋搭救危在旦夕的被告们	31
公诉人的敌对言论	32
被告的答辩	33
唤起陪审员的爱国心	33
为革命政府进行辩护	34
对 1793 年宪法的赞扬	36
被告们坚持认为密谋合法	36
巴贝夫为财产公有制辩护	37
巴贝夫的结束语	38
有关事实确定问题	39
有关意图问题	40
陪审团的声明	41
宣判	42
巴贝夫和达尔蒂自尽未遂。骚乱	43
血腥的行刑	43
瓦迪埃	44

圣洛市议会的宽宏大量·····	44
善良的旺多姆居民·····	45
附 件 ·····	46
第一号文件: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 ·····	46
第二号文件: 89 年的爱国者告诉人民的真理 ·····	63
第三号文件: 士兵, 停下来读一读·····	70
第四号文件: 起义督政府宣告成立 ·····	72
第五号文件: 十二名总代表和联络代表的组成办法 及其主要职能·····	74
第六号文件: 秘密督政府向每个革命总代表发出的第一个 指令·····	75
第七号文件: 平等派宣言 ·····	85
第八号文件: 对由于讲真话而受督政府迫害的巴贝夫的 学说的剖析·····	90
第九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给他的朋友恐怖者的信 ·····	98
第十号文件: 秘密督政府给每个军事总代表的第 一个指令 ·····	102
第十一号文件: 应不应该服从 1795 年宪法? ·····	115
第十二号文件: 人民保护官告内地军书·····	121
第十三号文件: M·V·致人民保护官格拉古·巴贝夫 的信件(雨月 30 日)·····	135
第十三号文件(续): 对雨月 30 日 M·V·致人民保护 官格拉古·巴贝夫的信件答复 ·····	137

第十三号文件(附件): (一)新歌——郊区工人之歌。·····	148
(二)外一首·····	151
第十四号文件: 向爱国者急进一言·····	155
第十五号文件: 救国起义委员会告人民书(起义法令)·····	164
第十六号文件: 巴黎无套裤汉告警备团书·····	170
第十七号文件: 传阅简报(关于利用保王党人问题)·····	171
第十八号文件: 起义委员会跟山岳党人委员会的使者 的谈话·····	172
第十九号文件: 救国督政府致十二个区的代表的通告信·····	175
第二十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书信的作者致起义督政 府的共和派弟兄们·····	181
第二十一号文件: 自由法兰克人致秘密督政府等等(花 月 17 日)·····	185
第二十二号文件: 新起义的法令·····	187
第二十三号文件: 穷人迁入富人住宅的方案·····	188
第二十四号文件: 关于人民审判的决定草案(片断)·····	188
第二十五号文件: 督政府致各区代表·····	189
第二十六号文件: 要对胜利的人民发表的一篇演说稿 (片断)·····	193
第二十七号文件: 告士兵书·····	194
第二十八号文件: 管理法令草案(片断)·····	198
第二十九号文件: 经济法令草案(片断)·····	200
第三十号文件: 格拉古·巴贝夫给妻子和儿子的遗书·····	208

附录	211
一、法国人民反对其压迫者的呼声	211
二、对于我们两个宪法的意见	218
三、菲·邦纳罗蒂给布·奥勃莱恩的信及所附《为平等 而密谋》一书人物化名还原表	228
四、邦纳罗蒂传略	231
五、巴贝夫传略	239
六、共和国历与公历对照表	246
书目	247
书目补编(1957—1981)	270
注释	281
人名译名对照	287

审 判

入 狱

密谋家的入狱和有关这次密谋的报导，使人们产生不同的感受：被压迫者感到悲痛和震惊，而上层阶级则既欣喜欲狂而又不寒而栗，他们急忙发出要处死巴贝夫分子的叫嚣。从巴贝夫那里查获的许多文件中⁹⁸，贵族阶级仿佛看到了把这个他们所害怕的党派置于死地的办法。

拉拜依监狱一下子关满了这些人犯，一路上民众和士兵们以极其关注的神情看着他们被押送到那里。有好几天，这个监狱的附近马路上人山人海，可是这些被告很快就被隔离了，其中几个要犯被秘密地关进坦普尔塔。他们统统都在等待军事委员会随时把他们处决。只是由于德鲁埃的缘故，他们才免遭这样地草决。

德鲁埃得以使刀下留人

根据共和三年宪法的规定，要审判一个议员，必须由立法议会起诉，并且只由高级法庭负责审理，该法庭的审判员应由各省选举议会推选。这样一个特别法庭还不能够在政府所在的那个市府内开庭，因此建立这个法庭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被告德鲁埃是一个议员，这就使得对其他被告的判决不得不

推迟，一直要等到对德鲁埃起诉后弄清楚这个有同谋嫌疑的人的案件是否跟那些人有牵连为止。

入狱两天之后，巴贝夫给督政府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

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

格·巴贝夫给督政府的信，共和四年花月 23 日于巴黎。

“督政官公民：

你们跟我以平等的身份打交道，难道不感到有失体面吗？你们现在看到，在我身上集中了人们多么巨大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的党派已经满可以跟你们的进行抗衡了！你们看到了它的分布是何等广泛！因此我更加深信，这种情景会使你们发抖。

你们对你们所破获的这次密谋大肆渲染，这难道对你们有利吗？这难道对祖国有利吗？我并不这样想。我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我的见解不会受到怀疑。

如果把把这个案件公诸于世的话，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我就在这个案件扮演最光彩的角色：我会以大无畏的精神，以你们所素知的我那全付的精力，来证明我从不否认自己是参加者的这个密谋的圣洁性。跟一般被告为了替自己辩护而矢口抵赖的那种卑怯行径截然不同，我有胆量阐明那些伟大的原则，并成功地为人民的永恒权利进行辩护，从而使这个主题的美妙之处得以深入人心；我告诉你们，我敢论证这次审判不是正义的，而是强者反对弱者，压迫者反对被压迫者及其高尚的捍卫者的一次审判。我可能会被判处流放，会被判处死刑，但是对我的判决会立即被视为以强者的罪行反对弱者的德行的宣判；我的绞架会跟巴涅维尔特和悉

尼⁹⁹的绞架光荣地并列在一起。难道你们希望看到，从我被处决的第二天起，人们就会在今天大家作为不朽的烈士来纪念的罗伯斯比尔们和古戎们的祭坛旁边，替我建立起祭坛呢？这绝不是使政府和统治者高枕无忧之计吧。

督政官公民们！你们已经看到，我在你们手里，你们并没有捞到什么东西。我个人远远不能代表整个密谋，我只不过是组织这个密谋的长长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你们势必象害怕我那样害怕其他参加者。其实你们已经有证据说明他们跟我是休戚相关的，你们打击我就会打击到所有的人，你们会激怒他们的。

我说，你们会激怒法兰西共和国的全体民主派；你们只要首先想象一下，民主派不仅在巴黎牢固地存在，而且无论在外省哪一个据点都有雄厚的实力，那么你们也就会知道这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情。关于这点，如果你们的捕差们抄获到大批的信件的话，你们就会作出更好的判断，因为从你们根据这些信件所编制的目录中看到的，只不过是一鳞半爪而已。不管人们多么想把神圣之火扑灭，但它现在仍在燃烧，将来还要继续燃烧。它有时候看来象是熄灭的样子，越是在这个时候，它的火舌就越有可能突然冒起，越烧越旺。

你们打算完全摆脱人数众多，至今仍不认输的无套裤汉吗？首先应当允许有这种设想的可能；然而接着你们又怎么办呢？你们的地位，完全不象在克伦威尔死后把数以千计的英国共和派放逐出去的那个人的地位。查理二世是国王，而你们，无论怎么说，还不是国王。你们需要一个党派的支持；而你们一旦抛弃爱国者的党派，你们就要独自面对保王党人了。你们不妨想一想，如果你

们单枪匹马对付他们的话，他们会使你们遭到何等的不测？

可是，你们会说：这些爱国者对我们的危险实在不亚于保王党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们错了！只要认清爱国者所从事的事业的性质，你们就会知道他们并不想要你们的命；有人公开那样宣扬，那是一种诽谤。至于我，我可以对你们说，他们是不想那样做的，他们要走的道路跟罗伯斯比尔迥然不同：他们不要任何流血；他们只不过想迫使你们自己承认，你们使用政权来进行压迫，你们使政权的人民形式与对人民的保障丧失殆尽，而他们想把政权从你们那里夺回来，但如果你们能够象你们在葡月所答应的那样为人民的利益进行统治的话，他们也不会走那一步的。拿我来说，在我的最初几期报纸上，曾想为你们打开这种做法的通道：我曾经谈到，据我看来，你们怎样可以得到人民的恩惠；我还阐明过据我看来怎样把那些跟真正的共和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东西从你们统治的宪政形式中清除出去，是可能的。

好吧！反正现在还不算晚。最近事态的演变，可能对你们和对公众的事业都有好处，都有挽救的希望。我认为从祖国的利益和你们的利益考虑，都绝不要把本案公开，难道你们把我的意见和结论置诸不顾吗？据我看来，你们自己已经得出这样的见解，即本案应从政治上进行处理，我认为你们做得对。不要以为我走这一步是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以一种人所未有的坦率态度一再对你们指控我的罪行直认不讳，这就向你们表明我的作为绝非出于懦弱。无论是处死还是流放，对我来说都是走向永垂不朽的道路，我将满怀英勇和虔诚的激情沿着这条道路迈进。然而，对我的迫害，对全体民主派的迫害，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也丝毫无助于拯救共

和国。我曾想到,你们归根到底还不是一贯地跟这个共和国为敌;你们显然也曾经是真诚的共和党人;为什么你们现在不再是呢?你们也是人,为什么不能认为你们是被形势推到一种跟我们的情绪截然不同的愤怒之中,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使你们也象其他人一样一时误入迷津呢?最后,为什么我们大家不放弃自己的极端而寻找一条合理的出路呢?爱国者的心,人民群众的心,已经受到创伤,难道还要把它们进一步撕裂?这样做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对于那些终于想要治愈,而不是要加剧这种创伤的爱国者,难道不值得称许吗?当你们一旦也乐于这样做,你们就有了做好事的主动权,因为管理国家的全部权力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执政官公民们!为人民而进行管理吧!这就是爱国者向你们提出的全部要求。我在替他们说话,我相信他们绝不会打断我的话,我相信他们绝不会反驳我的话。我看唯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宣布根本不存在什么严重的密谋事件。现在,五个表现出宽宏大量的人,就能够拯救祖国。我还可以向你们担保,爱国者们将会挺起胸膛来保卫你们,而你们根本没有必要用重兵来保护自己。爱国者们并不恨你们,他们所恨的是你们反对人民的行径。到时候,还将以个人名义向你们提出一项跟我一贯的胸襟坦白相一致的广泛的保证。你们知道,我在这个阶级的人们当中有多么大的影响,我是指那些爱国者们,我将运用我的影响来说服他们:一旦你们跟人民站在一起,他们也将跟你们行动一致。

如果这封普普通通的信件能够对法国内部起到安定的作用的话,那倒不错。你们如果能够防止这个针对着法国的案件公开宣扬出去,你们不也就能防止欧洲的安宁受到破坏吗?”

格·巴贝夫（签字）

政府的顽固不化

很久以来就已经清楚，而密谋的败露则再一次证明这样一点：对民主学说的压制，在过去的革命朋友之间引起巨大的分歧，并使人民捍卫革命的热情日渐消失。

这种局面，给受到外国人支持的保王党以更大的可趁之机，这本来应当使新贵族的头头们的骄横跋扈之风有所收敛，并促使他们对立法进行修改，借此跟民主派进行联系，并通过后者跟人民发生联系。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共和国避免如此不幸的斗争，而他们自己也可以免于遭受最终使他们惊讶的灾难。这就是巴贝夫所提出的建议，他的建议既为了保全他的朋友的性命，又旨在使正在衰退的共和精神恢复活力。然而，在惊恐万状的骄横情绪的支配下，又怎么能够听得进明智的劝告？新政府目光短浅，不认为明智地后退一步，以博得它从未享有的人民的爱戴是必要的，而贸然陷入盲目的愤怒，置情理与舆论于罔闻，以致把保王意图强加在那些为保王党所痛恨的公民的头上，并迫害这些唯一能够对共和国真正效忠的人士。

那些已经蜕变为贵族的革命者，一心只想从他们以可耻的叛变换来的胜利中得到眼前的好处，以便把那个谴责他们篡夺民权的党派镇压下去。对德鲁埃提出了起诉，他要被交付特别最高法院审判，该法庭设在旺多姆。

违背宪法

共和三年宪法宣称：“除先前法律规定者外，不得另立任何委员会和法规来更换法律为任何人指定的审判员”。然而，在密谋被破获后颁布的一道法令却规定，议员应与其同谋者一道接受特别最高法庭的审判，可是特别最高法庭并不是法律为后者规定的法庭。

这个宪法还宣称：“在全共和国范围内设有一个最高法院，对一切法院的最后判决作出决定”。然而，上述法令则规定，特别最高法庭的判决不受最高法院的审理，尽管这个法庭无疑也是个法院。

以上这些与宪法条文相抵触的规定，据德鲁埃案件的同案者看来，实出于政府害怕在巴黎人民面前公开进行辩论，他们还认为，这是在讨论这个案子时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敌意情绪所带来的结果；一位怒气冲冲的立法者说：“对暴乱者不该那么客气！”另一位同样盛气凌人的立法者说：“如果在对付暴乱者时拘泥于一切形式的话，那就要占太多的时间了。”

起 诉

在巴黎，对 59 名公民进行起诉，其中包括 17 名缺席者；对许多人的起诉是以一种不可饶恕的轻率方式提出的。同时，在整个共和国寻找微不足道的借口来扩大被告的人数，而当权者以最高

法庭能成为残害这些被告的场所而引以为荣。从瑟堡、阿腊斯、罗什福尔·布尔和桑特等地解押来被告，跟案情显然无关，以致无法对他们提出任何指控。

越 狱

正当人们在巴黎排练那幕要在旺多姆上演的悲剧的时候，巴黎民主派为搭救自己的伙伴而行动起来：在一名共和派的监狱看守人的帮助之下，德鲁埃从拉拜依监狱里逃出来；然而，被关在坦普尔的囚犯，虽然已经跟看守他们的士兵们串通好了，但由于没有配合好，他们越狱宣告失败。

在监狱外面，只有帕希¹⁰⁰一个人在文章里公开赞同被告人的观点和事业。某些在期刊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们，则用一道松垮垮的堤坝抵挡人家对被告进行倾盆大雨的污蔑的激流；而且，他们在那样做的时候还显得笨手笨脚、畏畏缩缩，他们时而对显而易见的事实加以否认，时而又暗示这次密谋是政府暗地挑动起来的，他们从来不敢触及密谋家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问题，并为他们的真正意图进行辩护。¹⁰¹

犯人 被转押到旺多姆

从共和四年果月9日夜到10日，所有被关在巴黎的被告们都被押往旺多姆；监狱长小心翼翼地令人当面搜查人犯，并亲自把他们象野兽那样关进专为这次押运而定做的铁笼里，围观者有那些

反对平等的人，以及在他们的煽动下而受蒙蔽的人。囚车队在大批军队簇拥之下穿越巴黎，一路上有大队宪兵和骑兵押送。被告的妻女和姊妹们步行尾随在后，一再受到恶劣气氛的折磨和贵族分子的嘲笑。至于那些被告本人，则饱受那些押送官的粗暴对待，以至他们想对夏尔特尔和登堡的市政当局给予他们的充满同情的款待称赞几句都不允许。

在旺多姆已经特意准备好一个法庭和一所大型拘留所，果月13日晚，所有押解来的被告都关在那里。安东尼尔和菲昂是在被控告后旋即被捕，此外，从罗什福尔·瑟堡和阿腊斯押来的被告，也都关在那里。

监狱的通道和市内的交通要道都由全副武装的军队守卫，戒备森严，并临时颁布一道法令把方圆十里约^①划为禁区。这表明人们有意不让这次审判有任何公开的机会。

在被告押到和开庭之前这段时间里，最高法庭已经组成，它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预审、查询一些被告缺席的原因、组成陪审团以及审理被告所提出的要求和异议。被告则利用这段时间来提出抗议、行使他们对陪审员名单提出异议的权利，以及协商并拟定他们的辩护词。

抗 议

上面提到过的那些跟宪法大相径庭的法令，使被告有充分的可能提出抗议。他们当中许多人拒不承认最高法庭的权限，他们

^① 里约——法国古里，约合四公里——译者。

以为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引起立法议会和该法庭之间的争论，从而使事态朝着有利于人民的事业方面发展。这个希望落空了：最高法庭宣布自己有审理权。

异 议

由各省的选举会议派来的全部陪审员当中，被告可以对其中三十名提出异议，而无须说明理由。这个程序对于被告当中许多人的命运来说，关系极为重大。

在从外省收集到的不完全而且往往还不准确的资料的基础上，被告们经过共同磋商，对应予否定的人选取得一致意见。这些人选分摊给三十名被告，以便每个人能够否定一名。

可是，在许多地方，共和四年的选举是在共和派被迫害或被强行逐出会议而未能参加的情况下举行的，而且这个选举是在革命敌人的影响之下进行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在陪审员的名单上出现多少真正的自由之友。只能尽量做到强差人意罢了。在他们予以充分信任的陪审员当中，一些人被法庭以流亡者亲属为理由被除名；另一些人出于恐惧而称病并获准告退；只有三个人出庭参加辩论。¹⁰²

巴贝夫大义凛然的供词

从巴贝夫失去自由时起，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对密谋直认不讳并坚持它的合法性。这从他对警务大臣的审问所作的回答中可

以看出。当问到他是否蓄谋推翻政府以及为此目的跟几个人同谋时，他的回答是：“我从内心深信现政府是压迫者，我准备竭尽全力把它推翻。我跟共和国所有的民主派联系，我没有责任列举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当那位大臣问他打算采取什么手段的时候，他回答：“一切反对暴君的合法手段”；接着又说：“我不想讲所要采取的手段的具体情况。况且，这也不单单由我来决定；我在惩治暴君的委员会中只不过享有自己的一票而已”。

几天以后，陪审团主席对他进行了审问，他在回答他被指控为密谋的首领这点时说：“我认为，给我安上密谋首领这一称号，对我是太过誉了。我宣布，我在那里只起次要的作用，并且仅仅局限于我以下要讲的这些：我支持这个密谋，因为我认为它是合法的；因为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现政府罪大恶极，它是篡权者，是一切民权的蹂躏者，它把人民弄得赤贫如洗，使他们沦为悲惨的奴隶，而它的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渎辱国家；因为我无论过去和现在都相信一个神圣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举行密谋来反对这样一个政府，乃是一切自由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我心甘情愿地竭尽所能来帮助策划这样一种密谋的首领和头目们。”在阐明自己在密谋中所起的作用以后，他又补充说：“这些详细情况无疑将推翻那种认为我是密谋首领的荒谬设想；这种设想的唯一根据是，在我被捕的时候，从我那里抄获一部分密谋者的文件。我重申，我这样说绝不是想开脱自己的罪责；我只不过想为人要光明磊落，我绝不想扮演自己配不上的光彩角色，更不想贪天之功为己有。尽管如此，事后我却甘心为谋反压迫者之罪承受最沉重的刑罚，因为我再一次承认，在反对这些压迫者的密谋中，没有任何人

的意图比我更为坚决。我深信，这是全体法国人民所犯的共同罪行，至少也是一切有良心的法国人、一切反对把少数人的幸福建立在大众的屈辱和赤贫之上的恐怖制度的人们所犯的共同罪行。我宣布我完全犯有这种罪行并且证据确凿，我宣布这就是我跟一切密谋者一样为之尽力的罪行。”

在陪审团主席进行长时间侦讯的过程中，所有主犯一直处于彼此隔离的状态。由于不可能跟被认为最了解内情的巴贝夫进行串供，其他被告担心他们的供词相互矛盾或彼此牵连，于是只好让巴贝夫自行去辩解，而他们自己则小心翼翼，严防失言。有的人否认自己的手迹，有的人编造假供。达尔蒂则不断地对这次审讯的合法性提出抗议。

如果不是由于那位跟巴贝夫和邦纳罗蒂一道被捕的皮埃¹⁰⁸的软弱，巴贝夫和其他一些被告的字迹本来不至于被识别出来。作为起义委员会的秘书，皮埃十分害怕自己替该委员会誊抄的许多法令副本，会使自己招致积极参与制定这些方案之嫌，于是他急忙招认自己的所作所为和所闻所见，并且把他所誊抄的手稿出于谁人之手一一供出。这位以自己懦弱行为给事业带来严重后果的被告，在监狱里和法庭上都精彩地扮演了低能儿的角色。他在最高法庭面前宣称，一种罪恶的思想把他推到巴贝夫那里；他断言，为了得到庇护和损害某个人，可以跟魔鬼达成协议，他还要求发言——这是他的原话——以便提供细节。在那些真正地跟案子有牵连的被告当中，却没有一个人为面临的死亡危险而战栗。所有的人都对他们所捍卫的学说坚定不移，并且决心要以自己的鲜血来巩固它。他们的供词从不牵连任何人。

被告们的坚定态度

在来到旺多姆的时候，他们已经商量好：绝不吞吞吐吐、躲躲闪闪、矢口抵赖，而要直接了当承认自己参加密谋，并把整个辩护放在阐明这个密谋的合法性上。他们认为有责任在证词中最后一次论证自己事业的正义性，替祖国树立一种坚贞不屈的范例。然而，其他一些牵连较少和比较谨慎的被告。对这种辩护方案则大吃一惊，认为自己有责任加以劝阻。他们对那些伙伴们说：“你们如果自己承认密谋是真的，那么陪审团能够宣告此案查无实据吗？在我们的陪审员当中，是否可能哪怕有四个人敢于替你们的观点作辩护，或是用一些遁词把向他们提出的有关事实的问题搪塞过去？抱这种期望的话，就未免把这些在贪污腐化成风的时候选出来的人估计过高了。但如果宣称密谋属实，那么我们作为你们的朋友，以及许许多多已经成为诽谤与迫害的目标的共和分子，岂不受到牵连而跟你们一起完蛋？不要让我们的陪审员的德行受到过于严峻的考验，至少应当给他们提供一种替你们开脱的借口。”

改变辩护方式

不知道是由于上述劝告使得主要被告人担心在审讯过程中会发生可怕的分裂呢？还是由于他们想到自己那样做会连累朋友、危害祖国而却步？或是最终由于他们内心产生要自我保全的感觉？总之，原先的方案被否定了。他们商定，要否认有过正式的密

谋,要用一种假定的说法来为自己的目的辩护,并且应当尽量对被查获的文件和有人证的事实作似是而非的解释。

可是,那位检举人的见证是如此的详细和确凿,因此,尽管这些作为起诉依据的见证是由一个人提出来的,但由于拥有大量的对被告不利的文字证据,这使得任何一个诚实的人,只要不抱任何政治成见,一经对本案稍加审理,看来都不可能否认密谋确实存在。

于是,那些有重大牵连的被告们便打算这样来替自己辩护,即一口咬定人们企图证实的合谋并不存在,即使有的话,那也构不成任何罪行,理由是没有实行的手段,或者在山穷水尽的情况下,声称自己的被指控的目的是合法的,是以行使权利为基础的。

安 东 尼 尔

开庭之前,安东尼尔已经公开作好了辩护的准备。这位豪爽的公民,当时难能可贵地运用了自己的才能与财产。尽管对他本人没有提出任何法律推定,但却公开地赞同自己的难友的事业。他写了许多东西¹⁰⁴,制造舆论来替他们辩护。他从自己的囚室中毫不留情地指责政府,赞扬 1793 年宪法,替密谋家的目的申辩,大胆到差一点宣布自己是他们的同伙。

在那不幸的时期,共和派的全部力量几乎都被关在旺多姆监狱中。在那里,被告们互相鼓舞,誓以坚贞不屈的范例来报效人民;他们生活在最民主的友爱之中。在平等派和前国民议会成员¹⁰⁵之间所存在的若干差异并不妨碍他们之间完全和谐相处。随

着他们的观点的接近和每个人在法庭上赤诚相见，这种和谐也就与日俱增。

到了晚上，全体狱友齐声合唱的共和歌曲，声震遐迩。旺多姆地区的居民们，出于兴趣或好奇而被吸引到附近的山岗上，他们往往跟着唱起来，还不时传来阵阵掌声。

对于这些为了他们所忠心的事业而如此敢作敢为的人们来说，共和国的命运势必成为他们的经常的话题，并经常引起他们的焦虑不安。一次可怖的不幸事件，都会引起这个或那个话题。这些被告们刚到旺多姆不久，他们就了解到格雷涅尔营的致命性的事件，在那里，由于一个可耻的阴谋诡计，许多真诚的民主派丧失了生命，他们本想劫狱并恢复人民的权利。由于这场令人发指的屠杀，大大地增强了贵族阶级从民主派手里夺走的权力。

不久以后，一些保皇派阴谋家，即那个罪行确凿并已被依法废除的王朝的密使们，竟然得到袒护他们的大多数立法议员和审判他们的军事法庭的令人不能容忍的宽容。

大约在同一时候，负责对葡月 13 日事件的被告进行缺席审判的法庭，竟宣布这个血染巴黎的日子的阴谋查无实据。

司法部门的这种破格宽容的态度，引起政府的不悦；它的一个成员说：“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给旺多姆的被告们开个先例。”因为政府想要除掉的，首先是这些被告们。

法庭辩论开始

终于在共和五年风月 2 日开庭审判；出庭的被告共 47 人；缺

席审判的被告有 18 人^①。巴贝夫、达尔蒂、邦纳罗蒂、热尔明、卡森、克罗德、费盖、布恩、菲昂、里科尔、德鲁埃、兰代、阿马尔、安东尼尔、罗西诺尔以及其他 10 个人，是真正积极地参加了密谋；有 5 个人是间接地参加¹⁰⁶；至于所有其他的人，则纯属局外人；他们之所以被传到最高法庭上来，只不过是那个想利用该法庭来扼杀民主的党派的狂怒所使然。

法庭有大批军队守卫；每一个被告都由两名宪兵看押。审判厅很大，公众旁听席经常挤满了老百姓。他们往往向被告鼓掌，而不向起诉人鼓掌。

有几个辩护人，他们挑起许多枝节问题拖延辩论，时而发表跟被告的观点格格不入的言论，对于被告的主张，他们从不敢作辩护¹⁰⁷。真正替他们的事业作辩护的人是巴贝夫、热尔明、安东尼尔和邦纳罗蒂。

追随被告前来的无畏的妇女们，自始至终出席所有的审判会。

达 尔 蒂

在有重大牵连的被告当中，唯独达尔蒂比其他所有的人更坚

^① 出庭的被告有：巴贝夫、达尔蒂、热尔明、勃朗多、科尔达、弗洛沙尔、慕纳尔寡妇、邦纳罗蒂、索菲、拉比埃尔、古拉尔、慕尼埃、马沙尔、雷布瓦、菲昂、科舍、奈耶、布丁、燕妮·布雷顿、瓦迪埃、兰涅罗、土洛特、兰贝尔、兰贝尔代、波托弗厄、莫莱尔、杜弗尔、莫鲁阿、克雷莱、阿马尔、菲力蒲、卡森、尼科尔·马丁、塔富鲁、德鲁因、鲁阿·皮埃、布雷顿、迪第埃、安东尼尔、安东·费盖、里科尔、蒂叶里、阿代拉依德·兰贝尔、维尔纽、老杜布雷依、小杜布雷依、克雷平。

缺席的被告有：德鲁埃、兰代、瓦克列、克罗德·费盖、基莱姆、施雷提安、蒙尼埃、雷依斯、曼涅斯埃、慕纳尔、波德、布恩、巴伦、波德松、勒佩尔蒂埃、罗西诺尔、若里、科德巴尔。

持不断地提出抗议。他从不承认最高法庭有审判他的权利；他经常拒绝回答问题，拒绝进行解释，任其定罪而不作辩护。在他又一次向法庭提出抗议后，陈词如下：“对于我来说，如果天意注定要在这个时候终结我的一生的话，那我将会光荣地结束它，既不害怕，又不遗憾。唉！我有什么好遗憾的呢？……当自由趋于毁灭；当共和国这座大厦片片瓦解；当共和国这个名字本身变得令人闻而生厌；当平等制度的朋友和信奉者遭受迫害，无处藏身，听任杀人凶手的淫威摆布或陷于赤贫的焦虑惶恐之中；当受尽饥饿和贫穷的种种恐怖的人民已被剥夺一切权利，他们被迫堕落，受人歧视并在枷锁之下备受煎熬；当崇高的革命——被压迫民族的希望和慰藉——不过成为一种幻影；当祖国的保卫者到处饱受凌辱，衣不蔽体，待遇恶劣，屈身于万恶的专制制度的桎梏之下，他们为捍卫共同事业所付出的流血牺牲的代价，换来的却是恶棍、杀人犯、强盗的名声，他们的桂冠被换成荆条；当王党分子到处作威作福，受到包庇、得到尊重、甚至得以穷人的血泪来一雪旧恨；当狂热之徒倍加疯狂地重新拿起凶器；当迫害和死亡盘旋在一切为了我们的复兴而多少作出伟大和崇高的努力的有道德的人和有理性的朋友们头上；当坏蛋们为了大肆制造恐怖而带来痛苦、失望和死亡，但这一切却是盗用人世间最神圣、最可敬的事物的名义，以圣洁友谊、崇高德行、廉洁可嘉、主持正义、讲求人道为名以至把上帝请出来来干的；当沦丧的道德、可怕的叛变、可恶的告密、可耻的背信以及抢劫谋杀都公然受到尊重并被冠以圣洁之名；当一切社会联系都宣告中断；当法国蒙上了丧礼的黑纱；当她在旅游者的惊骇的眼中只不过呈现一堆堆的尸骸和烟雾迷漫的荒漠；当祖国已不复存在，

那么死亡就是一件幸事。

我身后绝不会给我的亲友们留下坏名恶誉；他们会怀着骄傲的心情看到我将名列于人类崇高事业的捍卫者和烈士们之中。我可以满怀信心地证明，我在整个革命历程中没有留下污点；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被罪恶和卑鄙的念头玷污过。我还在年青时代就投身革命，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从不气馁；生平乐事，唯寄望于有朝一日得以目睹平等自由王国之牢固奠立。由于全心全意致力于这个崇高的人类事业，我完全把自身置之度外；个人利益，家庭琐事，统统忘记，不加考虑；我的心脏永远为自己的同胞和正义事业的胜利而跳动”。

公诉人的反革命情绪

从一开始，公诉人就力图掀起一种疯狂的仇恨，这不仅是针对被告，而且针对一切在革命过程中赞同过民主制的人。他们首先肯定确实存在着一个集团，这个想象的集团的成员，都是一些作恶多端之徒，一些前所未见的怪物，一些生性虚伪、不信神明、野心勃勃、好报私仇、性情狂暴、诽谤他人、杀害同类的家伙，他们是无政府主义的产儿，自小在它怀里长大，除它之外不认识别人，只是叫它叫个不停，只是对它笑容可掬；公诉人把所有的运动和革命行动归咎于这个集团，并且在被告们还没有在最高法庭受到任何审判之前，就把他们列为该集团的成员。

按照公诉人的说法，该集团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听信他们的人简直弄不清楚自己所赞同的革命事件究竟是什么。从这些公

诉人对一个合法的起义所下的定义来看，他们在内心深处对所有伟大的民族运动都加以咒骂，甚至对那个他们唯一在表面上加以赞扬的7月14日运动也不例外。

公诉人利用从被告那里查获的大批文件，毫不费劲地证明了那个被他们称为罪恶阴谋的存在。但是，他们对于被告的意图——定罪的主要因素，却极力避免加以讨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寥寥无几的言论，不是妄加推断，就是胡乱引伸。他们的目的始终是要把被告描绘得可卑可憎，并阻挠他们向法国说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反对共和三年宪法是合法的，以及自己的意图是正当的和符合公共利益的。这些公诉人假借共和国的名义迫害一个未执行计划的制定者，但却一心一意替共和四年葡月13日使数以千计的巴黎人流血并以复辟帝制为最终目标的武装叛乱阴谋开脱，对于他们应作何感想？

给辩护设置障碍

跟公诉人互相配合，法官们极力使辩论限于就事论事，他们一再利用职权来制止被告对密谋的实质进行哪怕是泛泛的讨论，并且不让他们对自己写的东西进行任何检验，尽管这些文字材料在起诉时是作为密谋参与者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罪证提出来的。

由此可见，这个表面上要以维护民权、抑制豪强为己任的法庭，实际上不过是掌握在那些无视人民主权并通过巧取豪夺来篡夺最高权力的人们手中的工具。

被告们为革命辩护

尽管这些有重大牵连的被告们不正式承认有密谋活动，但他们一直坚持捍卫密谋的原则。在他们心目中，革命是神圣的事业；他们自觉地对人民主权和确立这种主权的 1793 年宪法保持忠诚；他们为自己对此有所建树而感到骄傲，并以自己身陷囹圄、危在旦夕的处境引以为荣。

由于公诉人和被告人之间观点和感情的对立，势必引起的强烈骚动接连爆发了好几次，起因或是由于检察官血口喷人，或是由于法庭偏袒地打断被告的发言，或是由于被告的强烈抗议。

被告们难道可以无动于衷地听任人家对共和国的奠基人进行污蔑，并承认平等制度的最坚决的支持者都是一些没有才能、没有勇气、没有道德的人吗？他们大多数人为了祖国的利益而千百次出生入死，远离宦海，清贫自如，难道他们能够默不作声地容忍别人把卑鄙齷齪、自私自利的念头强加在自己的头上吗？对于这些在那么长的审讯过程中别人找不到他们任何不检行为的人来说，这一切能够容忍吗？

在审讯过程中，被告始终坚贞不屈。一有机会，他们就旗帜鲜明地赞颂共和国与平等制；有好几次他们成功地驳斥了公诉人的政治诡辩，并且几乎在每一次审判会上都引吭高唱共和歌曲，声震屋宇。

叛 徒

这个叛徒把他以讨好、感动和爱护的手段骗取了信任的人们给告发和出卖了……格里泽尔！他居然跟其他警察密探一道列在证人的名单上，但连后者也对他的鲜廉寡耻感到害怕因而经常拒绝与之并席而坐。

被告们自信能够不让这个证人出庭，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凡在审理告密者可依法获得金钱报酬，或告密者能够以其他方式从告密中得到好处的案件时，告密人不得出庭发言。

根据被告及其辩护人的意见，“能够”一词指的是一种不受限制的可能性，它包括密谋的告密人理所当然地期待从政府那里所能得到的奖励。

在被告据理力争之下，公诉人为了摆脱其尴尬处境而臆想出一种自圆其说的理由，引起了哄堂大笑；他们竟敢断言告密人这种身份并不适用于格里泽尔，理由是：格里泽尔第一次是向督政府打报告，而不是向一个警务官员打报告，因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检举人而已。

他是证人

这个花招耍得并不成功；然而，法庭断定“能够”一词的含义只应限于告密人通过告密所获得的权利，并在许多人议论纷纷的情况下，下令格里泽尔出庭作证。

在审判过程中提出了大约五百件旁证材料，好几次会议专门用来向被告出示这些文件，让他们招认，或是由专家来鉴定那些本人拒绝作答以及被认为属于缺席者的材料。

骚 动

人们绞尽脑汁地推测一份公诉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文件上巴贝夫写的几个字到底是什么¹⁰⁸，这几个字被一大块墨迹盖住，是巴贝夫在警署签供时弄的。在这个问题上所进行的冗长的讨论，引起了四座激烈的谩骂，并使这个讨论在惊人的骚动中结束。审判会在公诉人、辩护人和被告的呼喊声中突然宣告中止。被告们在退场时激动地高唱《马赛曲》中的一段：“暴君们，还有你们这些卖国贼们！发抖吧！”法庭把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到一份会议记录里，这份记录被列入立法议会的议程。

在被告对首席法官提出一项指责以后，公诉人就马上抱怨起来，说被告想要制造一个又一个的事端来把审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他们说：“有那么多的人反对最高法庭办案进展缓慢！……”“那么多人指的是谁？”巴贝夫喊了起来，——“人民的朋友们！你们不妨猜一猜。那些人都是属于那个不恰当地被称为正人君子的等级。这个等级跟人民群众比较起来十分渺小，但却厚颜无耻地自命代表一切；它无所事事，靠压榨人民大众的血汗生活；它视万能的民众如草芥，它压制他们，用饥饿来折磨他们，以此作为永久使用他们的双手、智慧和技艺的代价。共和党人！就那么一小撮吸血鬼，有人竟然说什么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些蓄意置我们于死地

的家伙办案进展缓慢。就是那些人有人想极力讨好他们。正人君子们：你们会心满意足的！读一读最高法院头几次开庭的会议记录，你们就可以确信自己已经在那里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你们，人民的中坚分子，你们可以从他们怎样对付这些坚持你们的利益的人，来看看他们会怎样对待你们。朋友们，还有你们，辩护人，光荣的伙伴，你们都听到了；是金百万^①要求你们活受罪。如果你们不能辨别一群强盗的狂叫，那也就无法辨别二千四百万被压迫者的呼声，后者的壮丽的事业实有赖于你们的支持。他们在默默地呻吟，披枷戴锁，一无所有，赤身裸体，在极端衰弱中倒下，向我们的先驱者——那些为公共谋幸福而光荣牺牲的烈士的忠魂致以自己的敬意和遗憾。先烈们给你们留下崇高的布道使命，你们同样将会把它传给其他真正的人，他们会跟你们一样地热心，也许会比你们和你们的先驱者更为幸福。美德是不朽的；暴君们迷信自己的苛政；他们只能消灭人们的肉体，好人的灵魂只不过更换一个躯壳；在一个人消灭之后，它就会立即唤起另一个人，在他身上继续激发崇高的意念，使罪行累累的统治者永无喘息之机。

根据这些最后的想法，并且从我每天都为加速自己牺牲的到来而提出的种种新的办法来看，我是准备让我的压迫者采取任何他们所乐于采取的处置办法的；我对为我申辩的无谓细节不屑一顾；让他们马上对我打击吧！我将在美德的怀抱中安眠。”

^① 金百万 (million doré)，意指占人口百分之四的有钱有势、生活富裕的人。
——译者